

禽流有感 II

文：袁維康（美國自然醫學博士）

由流行性感冒、SARS到禽流感，由乙、丙型肝炎到愛滋病，只要致病體是病毒，西醫學都沒有什麼良方妙藥。西醫全倚賴西藥廠的出品，可是有效抗病毒藥物，寥寥無幾，而且一定發病最初期服用，實質效用不大。再者，病毒種類繁多，變種速度又快，在本來已相當困難的西藥研發過程上百上加斤。

打流感針效用不大

預防勝於治療，西藥廠投放了大量資源，來製造利潤可觀，需求大的預防疫苗。奈何，製造有實效的感冒疫苗亦非易事，因它只能預防幾種特定病毒感染。每年初春，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，都要為冬天流感高峰期的疫苗而頭痛。在明知已有新品種病毒肆虐的前提下，仍要決定是否沿用去年舊配方，還是選擇面對種種生產阻滯，未知的副作用，及冒著最終出現供應短缺的可能，也要研製全新疫苗來應付。很多時在這兩難局面，CDC往往選擇舊配方，因此最終結果就如03年CDC公佈一樣，有效率只有0至14%，即無效至不甚有效！去年感冒疫苗極為短缺，供不應求，但過後美國的流感個案，並無增減，令很多美國人質疑每年定時打流感針的必要性。

西醫學抗流感的盲點

西醫學以萬變應萬變，希望不斷研發新藥來應付，因此落入了應接不暇之窘境。西醫學存在著一個莫大的盲點，就是沒有方法提升免疫力。甚至更有些西醫反而認為，年青病人免疫力會出現「過強」現象，過份破壞身體組織，令病情惡化。在SARS肆虐期間，香港醫管局發出治療SARS指引中，就是使用大量的類固醇，來抑制「過強」免疫力，導致很多病人免疫力完全癱瘓。他們最終死於其他普通病菌的感染，而非原來的冠狀病毒。滴注過大量的類固醇，又僥倖康復的，出現骨枯等嚴重的後遺症，纏擾終生。所謂「過強」，在自然醫學的觀點，其實反是「過弱」。

年青人不一定有強的免疫力，反之亦然。身體免疫系統非常複雜，有發動、攻擊、補體、後勤支援、抑壓等機制，相互調衡，這樣免疫功能才不會出亂子。就如一支訓練有素的精銳軍隊般，不單

所向披靡，內部軍紀亦非常嚴謹。若不受控，錯亂免疫力不斷破壞身體組織，便出現自身免疫力疾病AUTOIMMUNE DISEASE，如紅斑狼瘡、類風濕關節炎等。這些「過強」的炎症，其實揭示了免疫系統太弱的端倪。調衡機制崩潰，過份敏感，造成了不必要的破壞。有如新兵初到戰場，大敵當前，陣腳大亂，不分敵我，亂槍掃射一樣。但當有適當營養支持下，強化調衡機制，發揮有效率的功能，實質的破壞性便大大降低。總之，無論如何絕不可視抵抗力為，要被遏制的頭號敵人。

病菌是大自然的清道夫

細菌、病毒無處不在，只要自身免疫力夠強，病菌並不可怕。但當身心壓力大，免疫力不斷下降，機能衰敗，就算最無害的微生物，亦足以致命。所謂「病菌」只是在擔當大自然「清道夫」的角色，執行「物競天擇」的原則，來銷毀淘汰不適宜生存的生物罷了。所以，自然醫學認清這殘酷的事實，如其對付變化多端的病毒，不如集

中火力研究，如何提高身體的抵抗力，調整增強自癒機制，反而來得更實際。只要免疫力夠強，任何新舊病毒，身體都可一應殲滅。這與數千年中醫學的理論：「邪之所湊，其氣必虛，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」，不謀而合。這樣就算遇到再可怕的病菌，也起不了什麼侵害。這在眾多親密接觸SARS、禽流感患者的家人，卻並無患病的事實，正好說明此道理。

自然醫學一變應萬變

在今後將會陸陸續續出現，西醫們視為「世紀絕症」的傳染病，都會衝著此盲點而來。自然醫學、傳統中醫學等，便採取一變應萬變，這截然不同的方法來應付。變的只是如何用不同方法，去提升免疫力。

自然醫學倚重提升自癒，及免疫力的科研。科研的主角全都是維他命、礦物質、草藥等的天然物質。西藥廠對這些不能獲得專利，無利可圖的天然物質，不感興趣，導致普遍的西醫，缺乏對這方面的認知。或者，西藥廠會以此天然成份作藍本，千方百計將其構造改頭換面，來符合申請專利生產的要求。但往往最後的化學製成品，實質藥效因此而不大減，但卻又大增其副作用。(待續)

